

中 短 篇 小 说 集

跳 出

陷 阱

TIAO CHU XIAN JING

山 榆 / 著



中 短 篇 小 说 集

跳 出

陷 阱

TIAO CHU XIAN JING

山 榆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跳出陷阱 / 山榆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8
ISBN 978-7-5190-0314-2

I. ①跳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17174号

跳出陷阱

作 者 : 山 榆 著

出 版 人 : 朱 庆

终 审 人 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 : 刘 旭

封面设计 : 邢海燕

复 审 人 : 李 民

责任校对 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 : 陈 晨

出版发行 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 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 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 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 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 a i l 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 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 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 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: 200千字 印张 : 12.75

版 次 :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90-0314-2

定 价 : 32.00元

目 录

老家很遥远·····	1
带露珠的野花·····	14
错爱·····	20
浪子将军·····	39
白狗与小姨·····	50
老道庙·····	54
扫雪·····	60
规矩·····	63
马鞭子下的婚姻·····	66
阴德·····	71
狼来了·····	75
棉裤·····	86
哈拉海·····	93
红胡子沟里的爷们儿·····	96
河水向西流·····	104
跳出陷阱·····	115

两张车票·····	136
房东和他的几个小动物·····	152
山耗子·····	156
兽阎王·····	181
黄仙儿·····	186
兔盍·····	190
鹰蛇争巢·····	193
后记·····	196

老家很遥远

李绍先回老家了。

前些年，他火车坐得多了，有时连个座位也没有，但是他没感觉怎么累。这次回来，他买了硬卧，想坐就坐着，想躺就躺着，可他还是感到特别累。他连坐三天车，下了火车坐汽车，倒了几倒，赶在半头晌，他在邻村通往老家的一个岔道口下了车——他所在的村子还没通班车。五六天前，他给哥哥打过电话，只说最近回来，没说哪天到家，家里也没人来接站。他早就习惯了不声不响地回家了。以前回家惊动不了人，现在回家也不想惊动人，光着屁股长到老，谁不知道谁呀？下了车，他站着四下打量一下，不远处有两个人背对着他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。他把兜带搭在肩上，沿着山脚往回走。路还是那条沙石路，坑坑洼洼的，没啥变化。路左边的庄稼已经齐腰深了，地里却看不见人。路上，他只碰到一辆三轮车打身后驶来，油门像哮喘病人似的“咳嗽”一阵子又一阵子，车到近前时，他让到路边，侧身看看开车的年轻人，年轻人也偏过头看看他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就过去了。他压根也没想搭谁的车，一路净坐车了，活泛活泛腰腿，四五里地，溜溜达达就到家了。

拐过山头，他看见了庄子。看见庄子他就停下脚，他想看看“干妈”。以前他回家，都在年根底下，隆冬季节，大风小风总刮着，干妈就伫立在风中，向他一“招手”，他心里立刻感到暖暖的。夏天回来这还是头一次，响晴的天，他本来一眼就能看到她，却没看见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阵酸楚，他控制着，眼泪还是下来了……

两里路程，他走得很沉，一步一步，每一步脚上都像坠着点什么。离哥哥家大门口还剩几十步，一条大黄狗从哥哥家的角门蹿出来，直向他跑过来，没有冲他吠叫，仰脸看看他，围着他绕了一圈，向他直摇晃尾巴。老辈人都说狗认亲，没见过面也认得，他想，这话是有道理的。他又停下脚，从口袋里摸出纸巾，擦擦眼睛，他不想让哥哥嫂子看出他流过泪。他紧走几步，来到大门前，

瞧瞧院里。哥哥家的房子是他走那年盖的，砖瓦结构，比着庄里其他的房，有点旧了，也有点矮。大门说是门，院里却一览无余——老家的大门都是用钢筋焊接的栅栏门。庄户人家院子没有秘密，不用掩着，院里的一切都是主人的脸面，脸面是不能挡得严严实实的。大门关着，角门敞着。他猫腰进了角门，狗也跟着进了院子。

他走到屋门前，站住脚深呼一口气，没听到屋子里有动静，他想，人都去田里了吧。他轻轻拉屋门，门开了。进门是厨房，厨房里没有人，他小心带上门，迈步走向里屋，里屋的门敞着。他一脚迈进屋，把背兜放在门边一把椅子上。嫂子站在立柜前，在鼓捣什么。她听到动静，扭头看见了他。嫂子很惊讶，愣了一下神，妈呀，老三！我没听见狗叫呢。你看你，回来也不支应一声，让刚子去接你，这咋说的呢。还没吃饭吧？那啥，我去叫你哥，他上方六家了，方六得了孙子，请满月酒——你哥说你得病了，啥病啊，你也不说。你也是，有病就回来呗，咋说这也是你的家，老太太走了，不是还有嫂子吗！嫂子说到这里，他心里一热，眼睛有点涩……

嫂子自顾自说了一大串儿话，他也插不上嘴。嫂子的话一落音儿，他才说不饿，晌午一块吃就行。嫂子说完话，抬脚出去叫哥哥了，立柜门还敞着。

绍先随手推上立柜门，转过身，觉得屋子空落落的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

他一进屋，就发现嫂子老了，跟母亲在世时差不多。一到冬天，母亲愿意坐在炕头上，人老都怕冷。他进屋习惯往炕头看，炕头是空的，他的魂儿好像也飞走了。嫂子说那么多话，他没怎么反应过来。

李绍先有十几年没回老家了，他不是不想回家，他一想到家觉得没什么扑头。尽管哥哥嫂子对他不差事儿，毕竟父母都不在了，老家的意义也就所存无几了。他一生病，才又想回老家，他觉得只有老家能装下他的焦躁与烦恼。他得的是胃溃疡外带神经衰弱，医生建议他找个地方疗养一个时期，他的病光靠治疗也不行，一是要歇，二是要清净。这些年的打拼，他的确累了，却是一直停不下来，也不能停下来。人生病，不由不停下来，其实，生病是停下来最踏实的理由。他想来想去，到哪里疗养也不合适，就决定回老家。去疗养院吧，单位倒是同意出钱，可人没事干，他怕自己闲不住，心里发慌。当他准备回老家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心就先飞回来了。他给哥哥打了个电话，哥哥也主张他回来，哥哥说这病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治好的，慢病都是三分治七分养，家里有

没上化肥的小米，多喝点小米粥，对胃有好处；家不像城里那么闹得慌，清静，好好养养神儿。没事呢，可以往外溜达溜达，庄稼地边走走，山坡上转悠转悠，花草树木什么都有，想歇就歇着，想玩就玩，不愿意闲着，可以到田里薅薅大草。绍先听了哥哥的话，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哥哥理解他，哥哥这么一说，他更想回来了，仿佛在城里一刻也待不住了。他开了一兜子药就回来了。

嫂子喊回哥哥，跟在哥哥后面的是堂姐的小儿子。哥哥笑着看绍先，说话很平淡，说老三回来了？外甥则笑嘻嘻，盯着他的脸瞅了半天，说三舅不见老啊，胖了，发福了，一看就是发了大财的人。绍先笑笑，从兜里摸出一包烟，递给外甥。外甥接过烟，打开：三舅的好烟儿，这得抽啊。

嫂子还没进屋，在外边吵吵嚷嚷，不知跟谁说话，像打山仗似的。嫂子六十多岁了，嗓门还是那么高。听不见嫂子说话了，嫂子就进屋了。嫂子一进屋就说，方六家人戚（读 qiě）还不少呢，这都第三个孙子了。

“家里这些年也办满月吗？”绍先问。外甥：啥满月呀，刚十二天，就是那么回事儿吧，不知道谁立的规矩，十二天就叫“满月”。三舅，你不常回来，不知道，现在有屁大点事儿，都得摆几桌子，要不随出去的份子咋往回找啊？

绍先笑一下，没吱声。

嫂子说看见老三回来，一高兴，把去梁北的事儿给忘了，也不知道二蛋子的车走了没，打车还得花五十块钱。——这不是吗，我表妹的老丫头考上大学了——这年头说考上大学就考上大学了，大学就那么不值钱？今儿个办升学宴，来了好几发信儿了，不去不对劲儿，咱家有事儿人家没落过儿，不能让她挑理儿——我表妹可好挑小邪理儿了。晌午让你哥给你做饭，他会做，做菜比我做得好。喂，告诉你呀，兄弟年八辈儿不回来一趟，你看咱兄弟吃啥，冰箱里有，可不能委屈着咱弟，老三还有病呢！你就别去方六家了，吃不吃那顿饭能咋地？

哥哥绷着脸，一扬手，去吧去吧，你甭管了——早点回来。

嫂子走后，绍先问哥哥，村里人还很多吗？

哥哥：多啥呀多，都是老的小的，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，出不去的，是没出息的。

外甥：大舅，这话我不爱听，啥叫没出息呀，别人没出息，我可不是呀！我老婆怀孕了，在城里生孩子三舅你也知道，花钱流水一样，再说我上班也没人照顾她，对吧？

大家都笑了。

哥哥让绍先睡一会儿，说他先烧壶开水，再拾掇点饭，饭做得了喊他。绍先一点也不困，他总觉得有点事没做，心里缺点什么。他说他要出去遛遛，看看这些年有啥变化。其实，他不是想看什么变化，他想看看自己住的老屋还在不在。

外甥：有啥遛的，一个农村，也不是没见过，想跟您近乎近乎，您说您一进屋就出去，中午咱爷们喝点。

绍先说他一会儿就回来。说着，他自顾出去了。

李绍先以前回来，进屋打个照儿，就去生产队老场院走一走。场院里有一棵老柳树，这棵柳树就是他的干妈。干妈也是妈，回来就要看看。柳树长在场院的西北角，很粗，总有两搂粗吧，是谁栽的，他不知道。树长得不出奇，一人多高处，还有一个胳膊肘子弯，人坐在弯儿上，伸手能够到树上三盆大小的一个树包，人们都说这是树长的“痍子”，说明它已经够老了。远看，树活像一位沧桑的老妇人。树老了不像人老了，树老了人就拿它当神一样敬畏。老树应该是一棵母树，因为庄里有许多孩子认她做干妈。认了她做干妈的女孩子都叫“小柳子”，所以庄中总有一些人叫小柳子，上辈子人也有叫小柳子的。男孩也有认她做干妈的，但是男孩可以不叫小柳子，小柳子是女孩名。

绍先小时候身体赖巴，长个屎肚子，吃不吃饭都像吹饱气的猪膀胱，腿细脖子细，脸蜡黄蜡黄，不像个长命的孩子。他两岁那年，街上闹天花出麻疹子，死了许多孩子，他曾死一个哥哥一个姐姐。闹麻疹子他也摊上了。祖母淘腾了许多偏方，他身上的疹子硬是憋着不出来，胸口只剩呼哒呼哒一口气儿了。父亲没咒念，就把经常给人扔死孩子的老吕头找来，父亲找来谷草铺在地上，把绍先放在谷草上，等着咽气。等咽气的当口，两个人烫了一壶酒，你一盅我一盅就着咸菜喝。祖母没有淘腾到新的偏方，就回来了。一进屋，她见孙子躺在谷草上，以为死了，就抱在怀里，摸摸胸口儿，还有热乎气。祖母抱着他，夺过父亲的酒壶，往孩子身上浇一点酒，用手搓一搓，浇一点酒，再搓一搓，搓了一个时辰，居然把他搓醒了，疹子也慢慢出来了。从此，祖母不让绍先管父亲叫爹，认为当爹的妨了孩子，让他随着堂哥姐们叫爹为“老叔”。母亲见孩子活过来了，也觉得她这个当妈的命相不济，就抱着绍先来到场院，摁着他的小脑袋瓜，给大柳树磕了三个头，认柳树做了干妈，让他命硬一点，能活到七

老八十。

父母在时，绍先每年至少回家一次，除了看父母，也一定看看干妈。他来到柳树下，小风一刮，柳树枝条一摇一摇的，他的心里就会涌动着一股暖流。他每次回来，没进村，老远就见柳树在风中摇着枝条，像招手！进了家门，风尘未洗，他总是先到柳树下看看，上前摸一摸，抱一抱，用脸贴一贴树干上皱皱巴巴的老皮，他总觉得她也盼着他回来……

李绍先本以为没人敢伐这棵老树，老树承载着几代人的血脉，这在城里也是要保护的。如今，树没了，那里却盖了房子，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！父母不在了，他对干妈的念想也被连根拔除，他一看见那幢漂亮的房子，就感到揪心。在家的日子里，他从没打听过那是谁家的房子。

他住过的老屋头几年前被哥哥卖掉了。他想再看看老屋。他没问哥哥老屋在不在，怕哥哥说房子扒了，他想亲自见证它在还是不在。

他出屋刚拐过小学校，便瞧见老房子还在，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。老房子的另一侧，又盖了两幢砖瓦房。老房子离哥哥家不远，他绕过那两幢新房，来到自己曾经居住的土屋前，发现门窗都不在了，屋里圈着几十只羊，原来新主人已把它改作羊圈了。屋里的脊檩上，有两个燕窝，大燕子飞进飞出，在哺喂伸着脖颈张着嘴儿喳喳叫的燕雏。他看着它们，觉得很温馨，自己的思绪也随之回到从前……

这不是绍先表弟吗？我在屋里就看见你了，我还寻思呢，这是谁呢？——你啥时候回来的？

李绍先冷不丁听到有人叫他，吓了一跳，回头见是方六。他这才想起，房子是方六买去的。方六是他的表哥。方六很热情地把绍先让进新家。绍先一进屋，见地上一大洗衣盆鲤鱼，有人蹲着刮鱼鳞，他这才想起人家在办满月宴。屋里人很多，上年纪的他还都认识，他点头微笑打招呼。人说他胖了，在城里工作脸就是白，没人说他脸色不好看，更没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，一见面，问这些话也不吉利。年轻人他几乎都不认识，有喊他叔的，有喊他舅的，也有喊他爷的，他都很客气地点头回应。炕头上是坐月子媳妇，怀里抱着刚出生十二天的孩子，孩子小脸红嘟嘟的，闭着眼睛睡觉。他一面夸孩子长得好，一面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，别在孩子小衣服的纽扣间。钱花出去，他觉得下面没什么可做的了。人多的场合，他觉得闹腾得慌。他又寒暄几句就要走，主人

诚心留他吃饭，他谢过，急急出了门，好像逃跑一样。

回到家，哥哥在炒菜，回头问他遛到哪里，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说去看看老屋，赶上方六请满月戚，也说了随份子的事，问哥哥一百元少不少。哥哥手炒着菜，表情像打闪一样笑了一下，说就那样吧，多少是多。我看你是有钱没处花了，你又不在家，有啥往来呢？你往哪遛不好，一个破房子有啥看头？——方六当年整我的时候，劲儿可大了，这些年，他也没咋好过，儿子长大了，不像他，街坊邻里住着，就那么回事吧。

李绍先不明白，方六不跟着儿子过，干嘛要盖两幢房子。哥哥：现在盖房政府有补贴，自己花不了几个钱，他为啥不盖呢？再说，方六的脾气能跟儿媳妇处一块堆吗？他单住一个房子也是正理——现在的老人谁还和儿子媳妇搅和着过呀？李绍先想想，也是，哥哥就刚子这么一个儿子，不也是单过吗？实在是大气候变了。

哥哥做菜好吃，绍先早就知道。头些年，庄中有大事小情的，哥哥都是给人当厨子。外甥听说绍先不喝酒，和他唠了一会闲嗑，又回方六家去了。他一出屋，哥哥冲门外努努嘴：这个玩意，打工不去打工，在家也不着调干，没事几个人跑县政府告村支书，去了几次也没告倒，这不，还张罗着去呢。

饭桌上，哥哥又谈起方六，有些事绍先知道，有些事也许是哥哥的猜疑，绍先也没怎么着耳听。倒是眼前一件事他搞不明白，原来过大年也要把羊群赶到山上放几个小时，人过年，羊也不能饿着，现在办个满月，大白天的就把羊圈到圈里，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哥哥：你还不知道，不是不想把羊赶出去，是乡里不让，现在不是护林吗，养羊的让圈养。谁家能圈养呢？还不是趁黑天放，白天放出去，你得溜着乡里的“抓羊队”，土匪一样，抓住谁家的羊，扔到车上拉到乡里，要拿钱往回赎，不赎就杀了吃了。你上哪说理去？现在种地不收任何费用，政府不想个进钱道儿，花啥？——图二那小子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就是抓羊队的，你说好人谁干这个呀？反正咱家也没养羊，不生这个气。你也好好养你的病，闲事咱别问。

晚上，嫂子回来了。嫂子一回来，家里好像多了不少人。嫂子虽然话多，但是他不感觉烦。

绍先回来那天晚上，家里也有人来。族中和他年龄相仿的，有的特意过来看看他，他当然很高兴。晚辈的大多外出了，在家的也有过来的。哥哥是个咧

咧咧的人，平时家里外人来得多。人们乍见绍先，也都显得惊讶与热情，热情之后，就是不冷不淡了，这种不冷不淡含在客气里。绍先也客客气气的，递烟倒茶，又要显得很随便。他做这些不用现伪装，在城里就是这样过的，早习惯了。人们并不知道他是生病回来的，以为就是回来看看哥哥嫂子。人也问他这些年在哪发财，孩子在哪读书，为啥没开车回来。绍先一一答对，并说自己没有车，还没能力买车。听了这话，人就笑笑，说你买不起车，我们在家的就吃不上饭了。绍先苦笑一下，不说什么。

李绍先在城里天不亮就醒，回到家里，也是天不亮就醒了，尽管一路劳顿。他醒了也没立即起床，还闭着眼睛躺到嫂子起床，嫂子起床，他也起床了，说好今天他要去上坟。嫂子说，已经给刚子打了电话，等刚子回来陪他去。刚子是哥哥的儿子，头几年出去打工没挣到钱，现在在家里也不务正业，整天五马倒六羊的，有人敢赊他就敢干，饥荒拉了一堆。学了一个瓦工，也是半潮滥价，实在没什么干的，他就去给人家盖房子，力工不力工，瓦工不瓦工，挣不了几个钱，而一向都是花的比挣得多。刚子的儿子，也是由爷爷管着。绍先不愿意这个侄子陪他上坟，但是他当着嫂子面不能说。绍先说上个坟，我还用谁陪着，一个人去就行了，谁都别去。绍先原本就没打算让谁陪他去上坟，有人陪着，他心里别扭。哥哥也说让绍先一个人去吧，哥哥知道他的心思。

绍先是不相信有鬼的，他也明知烧了的纸灰风一刮就跑了，它不会变成阴间的货币的。父母生前经常缺钱花，缺钱花，一次也没朝他要过钱，两个老人省吃俭用过日子，日子再艰难，母亲每年都喂一头猪，养十几只鸡，一年到头，等着看他从大老远回来，母亲总能让他吃上肉，看着他吃，母亲就幸福了。如今，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了，母亲长眠地下，更花不到他的钱了。烧纸，不过是对过世亲人的祭奠，或者叫欺骗，其实主要还是对自己的欺骗，不这么欺骗一下，他心里更难受。绍先扛着一大捆纸，翻过一道山梁，来到父母的坟前。天上没有一丝云彩，也没有一丝风。他把一卷一卷的麦秸纸打开，堆在坟前石板“门”前，也有印着仿真人民币一沓一沓的阴票，票面上写着“一亿元”，他把这些阴票撒在麦纸堆上，跪下，擦着火柴点燃。一缕灰色的浓烟飘上几棵丈把高的杨树的树冠上面，烟在树上绕来绕去不肯散，他的眼泪也在眼里绕来绕去，直到从眼眶里流下来……

他还记得父亲死的那年，家里没人知道他漂到了哪里，也无法给他报信儿，

他没挣到钱，就漂回来了。他回来，父亲刚好走了一个月。他来到家，口袋里只剩了几十块钱，让哥哥要去了。烧“五七”那天，纸烧完了，他给父亲磕了头，立起身，但是他走不掉。几个堂姐妹坐在地上还在呜呜地哭，堂姐一边哭，一边磨叨老叔一辈子连一匹“马”也没挣来……这话无疑是给他听的。按照家里的规矩，父亲死了，有女儿的，女儿要扎一匹纸马烧掉；没女儿的，当然就该儿子买一匹纸马烧掉。去县城寿衣店买一匹纸马要几百块钱，可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，哥哥也没有这个钱，但哥哥不愿意当人说弟弟没挣到钱，也只能任人去哭，等她们哭够了，再一起回家。他想，哥哥心里可能也不好受，不好受也得忍，谁让自己没有钱呢！

父亲死后，哥哥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，母亲去世那年，哥哥请人为母亲扎了一头纸牛，也为父亲扎了一匹纸马，连同几个“童子”，一块烧了。那一次，几个堂姐妹，跪在坟前哭一会儿，就都站起来了。

这些年，他不想回来，实在说，也是不想看到父母的坟墓。多年的漂泊，他没有好好孝敬父母一天，父母也没有花过他挣的钱，却让父母常年惦着他。自打母亲到了哥哥家，老房子就那么空着。房子没人住，撂几年就不像样子了。母亲去世不久，方六从外地拖家带着地回来了，老婆病得要死要活的，没地方住，亲戚们帮着他买下了父母的老房子。老房子也不值钱，仨瓜俩枣。如今，母亲没了，房子易主了，干妈也没了，绍先这次回来，真的感到老家好像也没了。他不知道再回城里，以后还会不会回老家来。想到这些，他哭出了声……

李绍先还有一个哥哥，早年死了，有两个弟弟，都住在外村，一个外出打工了，孩子老婆在家，一个在家种地，也养了几十只羊。弟妇第二天来看过他；在老家的弟弟听说他回来了，捎过话来，让他过去，他若不过去，也不要急着走，过几天来看他。绍先本来也想到各家走走，可是一拖拉，就懒得动了。但是，有一家他一定要去，那就是表弟家，因为姑母还在，上一辈的，就剩姑母了。他在家时，姑母身体就不好，病病殃殃的，现在快八十了，看一眼少一眼了。

李绍先从表弟家回来后，他哪也不想去了，腿脚懒，心也懒。侄子回来看过他，他没什么话对侄子说，侄子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又匆匆地走了。

他还惦着一件事，就是去张玉山家，他给张玉山买了一盒好茶，还没得空送过去。

张玉山原本是他的一个邻居，过去，他经常去绍先家喝茶水。父亲活着的

时候每天都喝茶水，没钱时也弄点砖茶喝喝。绍先不在家时，有时父亲没柴烧，张玉山就给父亲送几筐干玉米瓢。绍先第一次外出时，没有路费，他还给绍先拿了二十块钱。那时候，二十块钱也算是个动静了。后来绍先还给他，他说啥也不要，绍先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事。这次，他特意买了一盒清茶送给他。哥哥知道茶是给张玉山买的，就说，多余，他一天魔魔怔怔的，没人理的人，你搭理他干啥？

绍先也听说了，张玉山的儿子媳妇去农场承包地，秋天两口子收割，搭了个塑料帐篷住在地头。夜里凉，两个人把做饭剩下的杏树疙瘩（树根）火炭放进帐篷里取暖，结果一氧化碳中毒，两口子双双死了，扔下一个半大小子跟着爷爷过。这小子也长大了，不太听话，好打架，张玉山就变得魔魔怔怔了。但不管怎样，在绍先最困难的时候，人家没看热闹，人魔怔还是不魔怔，他好喝茶，给他一盒茶叶喝，他心里也踏实一些。哥哥也没有硬拦他，他就去了。他去时，张玉山没在家，院子里站着个标板溜直、帅帅气气的小伙子，正在土炉旁烧开水。小伙子梗着脖子，横不溜丢地问绍先找谁，绍先报了姓名，小伙子倒很客气，但他走路一摇一晃，扬得二正地把绍先让进屋。绍先一进屋，闻到一股怪味，好像什么东西馊了。屋地上放着一张圆桌，桌上摆着碗盆，苍蝇们在上面开大会。炕里放着两个铺盖卷，像工棚子里的光棍一样，晚上睡觉铺开就能钻进被窝里。绍先一回身，不见了张玉山的孙子。不一会儿，张玉山忙忙叨叨地回来了。绍先说给他弄一盒茶叶，他斜眼看看，没说什么。张玉山掏出烟，让绍先抽，绍先说已经戒烟了，他也不强求，自个点着烟，便向绍先絮叨起儿子媳妇的事，絮叨完儿子，又说孙子不听话，如何让他操心。说到孙子，小伙子转身出去了。绍先一看如果不说还有事，等着他说完，恐怕天黑也走不脱。绍先走出来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又长叹了一口气。

自打绍先去过张玉山家，以后绍先经常看到他，因为他隔三差五来哥哥家找绍先去他家吃饭，绍先不去，有时他就留在哥哥家吃了。嫂子有时笑着埋怨绍先对他太客气了。哥哥：不客气怎么着，这就是老三，也不是一半天了。嫂子：我倒不是嫌他喝酒吃饭，那点破事，见谁跟谁说，没完没了。哥哥：让他说吧，别人都听够了，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愿意听他唠叨的人，就让他说呗，老三能在家待多久，他也难得说一说。这让绍先想到祥林嫂，他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侄女回来那一天，绍先很高兴。侄女打小就招人稀罕，会来事儿，小嘴嘎巴嘎巴会说话。他头些年回来几次，都没见到她，她没结婚就和男友一块打工去了。打工几年，抱着孩子来了。可是，绍先不知为啥，侄女和哥哥不大说话，爷俩像有仇似的。后来还是嫂子告诉他，说侄女在闹离婚，你哥哥也挡不住，爷俩一见面，就像乌眼鸡似的，你瞪我我瞪你，要么就是你不看我我不看你，谁都不搭理谁。绍先想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侄女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猴精猴精的，对象也是自个找的，孩子都读书了，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？他找了一个机会，劝哥哥这么闷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好好做做丫头的工作，没啥大事儿，半辈子的人了，能不离就不要离，经营一个婚姻也不容易。哥哥一听，火了：这年头，谁管谁呀，你能管得了吗？庄里有那么多离婚的，谁管住了？人家谁也不听我的，两口子没一个好鸟！对象是他们个人处的，离婚是她个人说的，你说的话都是放屁！老三，你有本事你放量使，你劝，我看你劝转她，我就服了你！谁听啊？儿子儿子不听话，丫头丫头不懂事，姑爷姑爷不着调，都他妈的是野种！世道变了，老三，打几天工的孩子你就管不了！像猫鼻儿似的，你就别让她出去打工，找个主过日子，她就不想这个那个的了。——还说啥呀，你就说胡政祥吧，我听他老婆说，你也打电话劝过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儿女都出去了，他硬是不着调，你咋着他？回头了吗？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。

绍先看看哥哥，觉得让他劝二丫头已经不切实际，就温和地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二丫头也不是那不着调的人，两口子有啥大不了的。你不劝我劝，我就不信她油盐不浸。哥哥横陵一眼绍先，说我劝你也别惹那个气了，把你的病养好比啥都强，她让你气喘不匀乎，犯了病，谁也代替不了你，遭罪的还是你自个！

绍先劝侄女，侄女都是笑着点头，还说过几天就回家，好好跟他过日子，还指望他发财呢。这话听起来，很让绍先感到不舒。他几次尝试，似乎都没什么效果。没效果，他就不说了。他想，世道真的变了。

李绍先在家一个月里，能见到的人，他都见到了。以后的日子，他每天都到山上走一走，倒也不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，农村并不缺少治病的新鲜空气，因为家里的山山洼洼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他认为，温习童年是最好的功课，对养病很有利。他心情好时，想找一把锄头，去锄锄地，锄累了，扛着锄头逛山沟，碰着野牲口也有仗胆的家什。他让嫂子给他找一把锄头，说他要锄地。嫂子

笑了，说你让我上哪给你找锄头去，现在谁还锄地，你看见田里有人锄地吗？打上农药，开车犁两遍就等着收秋了。不过，他还是在堂哥家找到一把旧锄头，锄把有点发霉了。他找了一块砂纸打了打，又用手来回地捋，捋得有点光亮了，他就扛在肩上去下田。他还认得哥哥家的田地，可是哥哥家的地都已经岗了垄，不能再锄，锄了车开不进地犁上，不如不锄，反而帮了倒忙。他见哥哥家的地头很荒，长满了杂草，他就锄地头。锄了一会儿，有些上喘，浑身出虚汗，锄板发飘，他砍不动杂草。他找个石片磕擦一下锄板上的泥，继续锄，喘一阵锄一阵，锄了好半天，比一方锅台大不了多少。绍先不知是地硬，还是自己扔了那么多年，不会锄了，总之他骂了自己没用。于是，他就蹲下来用手薅草，薅一会儿，他眼睛有点花，头也有点晕，他就站起来喘一会儿，气喘匀乎了，他扛上锄头迈步走了。原本他还想，等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回老家种点地，养一群羊，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，一定挺美。牧歌已经唱不了了，田园也不是原来的田园了，田园牧歌离他越来越远了。不过，他每天仍坚持上山，不管锄不锄地，都扛着那把锄头，累了，他就拄着锄头站一会儿。自打他每天到山上去转，夜里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，他再不失眠了。

李绍先每天都在寻找童年，这让他记起了许多往事，有时他站在一个地方就能想一个小时，心也随之飞回了童年。但是，一些往事中，大部分伙伴他都见到了，只有一个他想见的人，却没有机会见到。这个人是他的一个同学，也是一块长大的，他差一点娶过来当老婆的。她就是高长礼的二丫头高明兰。

其实，李绍先跟高明兰并没有谈过恋爱，只是当时他一心想娶她，人家没同意而已。没谈过恋爱，两个人就没有见面的尴尬。可事情总是那么寸，他回老家来，她没有回来；她回老家来，他又在外边。三十年了，俩人像躲猫猫一样，再没见过面。绍先还记得，她嫁人时，自己难受了好多天。当时，俩人不念书了，在庄子里碰上，都显得很不自在，这种不自在在彼此都能感觉到。庄里人都说，他俩很合适。他也觉得合适，但谁也没跟谁说过，他认为他们是有默契的。她得到一个机会到镇上一家饭店当了收银员，他去镇上办事，也去过那家饭店吃过饭，如果不是她在那里，他是不会下饭店的。她见了他也很热情，甚至有一个毛菜，没有跟他算账。他不知道，她自打做了收银员后，就再也不想嫁到农村了。他还以为等时机成熟了，只要找人去跟她一说，她就会同意的。他果然找了一个最合适的人，这人是他的表姐，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。让他万万没

有想到的是，她竟拒绝了。她倒没说他不行，她甚至说他很好，好归好，她只说自己不想留在农村，嫁好嫁赖，至少也要吃红本粮的。这话让他很寒心，他不能给她红本粮，他就把对她的倾慕永远藏在了心里，恨也藏在了心里。他时常想到她，想到她那小巧的身材、白皙俊俏的脸儿，他一直没有从心里把她清除出去。他俩不能说年貌完全相合，他长得的确没法和她的比，但绍先长得也不磕碜。读书时，绍先脑袋很灵，也不讨人厌。当然，也有人说过他长得帅。那是一个远方的表叔，回家给绍先的舅爷送葬，喝醉了酒，绍先扶着他，表叔就说绍先长得很帅。这是真心说绍先长得很帅的唯一的一个人，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是丑人，虽然配高明兰的脸儿配不上，配她的人他还有点自信。谁知，她嫁了，一嫁就嫁得很远，离家千把里。她如愿嫁给了一个吃供应粮的，丈夫在五金公司上班，听说人长得也不错。头些年，不用打听，他常听到她的一些情况，都是让他失望的情况，因为她过得很好。那时，他实在不想听到她过得好，她过不好，才会后悔没嫁给他。可是他自己一直过得啥也不是啥，即使她后悔，也不会因为他，所以前些年，他极少打听她。

时隔三十年了，他也听说她现在过得不太如意，丈夫下岗了，她找了个临时工，艰难地供儿子念大学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一点快感也没有，他甚至觉得有点难受。他也不知打何时起，不希望她过得很糟，他甚至希望她比自己过得好。回到家许多天了，他见过她的弟弟高德利几次，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高德利，他的几个姐姐日子过得怎样——他没有单独问她一个人。高德利说，他三姐过得挺好，他二姐不行，住的还是五金公司的老公房，快塌了，孩子读完大学，娶媳妇拉了一些饥荒，两口子也没有像样的工作。头几年，她回来买了一片荒山，管理不上，政府要把补贴抽回去，没办法，她只好转让给弟弟了。李绍先不听则罢，听了，心里怪难受。

绍先再没打听过她。

有一天，高明兰住在县城的妹妹高明霞回来了。听说李绍先在家，她特意来看李绍先。明霞日子过得好，人也精神，脸上一片春光，十几年没见，绍先并没有感觉她怎么见老。绍先很高兴，谈话中，她主动谈起二姐，说那时候，都认为你俩最合适，谁知她一心想攀一个吃供应粮的。吃供应粮的倒嫁上了，没过多少年，谁承想粮本没用了，人也下岗了。我二姐要强倒是要强，可是心刚命不强，你看你现在过的……绍先：我并没有过好。明霞：别说了三哥，看